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Ad veritatem crucifixam

刘小枫 著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Ad veritatem crucifixam

刘小枫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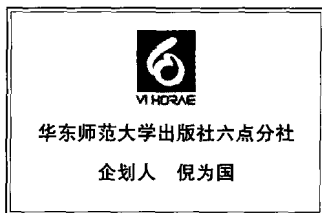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刘小枫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617-8828-8

I. ①走… II. ①刘…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49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刘小枫集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刘小枫 著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4
印 张 16.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828-8/B·652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重版记

这是二十年前的成品，除订正舛误、调整引文格式，未作修改，注释格式也是旧的，以便八十年代的热情一仍其旧。

刘小枫

2011年5月于沐猴而冠斋

增订版前言

本书写成于1989年初冬，蒙时任三联书店（香港）总编辑的董秀玉先生惜之，亦承友人林道群先生辛劳，随即在香港印行（1990，第二版1991）。

本书的话语土壤在大陆，它早应回到自己的语境。若无友人倪为国先生关切，它的返回尚无预期。

读过第一版的国内外读者中，有人遗憾：本书未提供协调一致的神学图景，未致力弥合所述神学立场之间的差异。

我没有那样做的理由是：神学是对上帝之言的知识性反省和理解的应答，虽具人文科学之形式，仍是人的个体言说，不可能有统一的声调。任何神学家的话语都是一种个人信仰表白，无论它如何具有逻辑性、知识性或合乎圣经；应该说，每一位神学家的话语仅走在与上帝之言相遇的路上。

神学家们的立言在当今时代要求辩驳，作者本人在显明自己的立场时亦带辩驳。它的尖锐仅仅表达一种经过自己深思和

理解的我信。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本书非宗教学论著，不可能排除我信的思想立场。

借再版的重排机会，我做了若干增补，订正了第一版中的误植字——衷心感谢房志荣教授，他在读完本书第一版后，提供了一份明细的勘误表。所有增补的地方，仅限于补充资料 and 更正不甚明晰的言辞，并未深究书中曾言应予深究而又言在半途的诸问题。对此不满的读者当能谅解本书的引论性质，作者则将在以后的论著中偿还题债。

作者

1992 年 11 月于巴塞尔中街

前 言

1988年初秋至1989年初春，承蒙《读书》月刊主编沈昌文、董秀玉先生和编辑部主任杨丽华女士热情支持，我以“默默”笔名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十篇评价现当代神学的短文。本想就此罢笔，转入既定的研究计划。但沈、董先生和杨女士坚持主张应结集成书，并一再转来读者来信，称这亦是读者的要求。

如果只是把刊出的十篇短文结集成书，实在有负读者们的厚望。本书将原有的十篇作了略微调整和较大的扩充，并新增补了三篇。

本书不是20世纪基督思想史——我无意做这种史论研究，也不是现代著名神学家评传。我既未勾勒现当代神学思想史的发展线条，也未收罗本世纪全部重要的神学家，甚至也没有对所涉及的神学家的思想作全面评述。我只关注一个问题：十字架上的真与我们的在、我们的语境之关系及其在生存论上的相遇。

此世的真理多矣：科学的真理、哲学的真理、历史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真理。这些真理我们已领略甚多，它们都是人构造的真理。十字架上的真不是人构造的真，而是上帝在爱的苦弱和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真。我们可以走向这启示，并见证这种真。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及其思想，都是本世纪对上帝之言的活的见证。关于十字架上的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已隔绝音讯甚久，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已然在此世绝迹。本书想显明十字架上的真仍然是照射着此世的强光。

十字架上的真是活的真、关怀个人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真，对于这种真，需要个体从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发去聆听和践行。因此，本书的讨论实际是从汉语思想的语境中发出的一种言语，它呈现为作者感受到的受历史和文化规定的生存论问题与神学问题的相遇，进而力图与同时代的神学家们共同思考。作者认为本书只是深入此定向去思考的一个准备性步骤，故此名曰“引论”。

自我五年前转入基督神学研究以来，友人大都迷惑不解。有朋友甚至以为我误入歧途，还有的人则以为我想用基督教来救中国。

对于所谓“误入歧途”的关心，我无需多说。《拯救与逍遥》已作了回答。至于所谓“救国论”，我想在此申明：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用基督教来救中国，也从不曾有此念头。以为我要用基督教来救中国的论调非常荒唐——我哪能救国呢？区区一介书生，岂有救国之能力？又曾何敢有救国之妄想？我只想过何以救自己。再有，基督教能救中国么？它救国么？否！基督信仰只救个体灵魂。况且，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教”去救吗？谁不知道任何“教”都不能救中国？！把我们自己从“救国论”话语中救出来，大概才是一件切实需做的事。

我从美学、心理学、哲学转向神学，首先是出于个人信念，次之出于学术意向。对于个人信念的转向，我无需在此陈述。关于学术意向不妨略予说明。

神学——当然就基督神学而言，是一门有悠久历史和自身传统的学问，而且是最高的学问。在欧美的大学里，神学至今仍是一门训练严格、对人文知识素养要求甚高的学科。没有哲学、古典语文和历史、思想史的相当基础，根本念不好神学。在欧洲，神学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厚的基础，这一学科在欧美至今仍具思想和学术活力，杰出的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按照最一般的规定，神学研讨上帝的自我陈述，深究上帝的话。作为一门学问——非常独特的学问，神学在汉语学术传统中一直阙如。但它能够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中的学科在汉语学术领域中建立起来。我选择神学这门学问，不是十分自然的事吗？至少我有选择如此学术定向的个人自由。

卡尔·巴特临逝前，在巴塞尔大学神学系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上题辞道：“在所有学问中，神学是最美好的学问，它最能触动和丰富人的心灵和头脑，最贴近人之确实性，最明澈地探望一切学问最终要询问的真理。但在所有学问中，神学也最艰难、最需小心审慎，最杜绝望而却步和狂妄自负。”对一位学者来说，如此学问还不够富有魅力吗？神学同样可以是中国人和汉语学术的学科，因为它是属人的学科，而非仅属于西方的学科。

至于神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无需在此赘述，本书已作了充分讨论。我只想补充卡尔·巴特的话，神学不仅是最美、最艰难的学问，更是与每一个体的实存问题贴合最紧的学问，是关于人之成人的学问。

本书主要讨论了本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的思想。之所以选择这些而非别的重要神学家，完全是作者带着自己的问题去选择的缘故。各章顺序编排，不是编年性的，但亦非是随意的。此外，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俄罗斯东正教的现代思想，这并非因为不重要，也并非因为现代乏人。相反，俄罗斯现代基督思想是作者情之独钟所在，有一大批思想家值得相会。作者已另拟就专门的研究计划，故此书暂付阙如。

作者

1989年10月2日

于深圳大学海月楼寓所

目 录

重版记 / 1

增订版前言 / 1

前言 / 1

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 / 1

上帝就是上帝 / 45

人是祈祷的 X / 81

神圣的相遇 / 113

分担上帝的苦弱 / 144

信仰的重负与上帝之爱 / 177

不抱幻想,也不绝望 / 229

期待上帝的思 / 278

倾听与奥秘 / 318

十字架上的普世挑战 / 354

十字架上的荣耀之美 / 408

十字架上的未来是大地的希望 / 453

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

—

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有一篇短篇小说题为《墙》，以象征主义手法描写“我和另外一个麻风病人”在黑夜的大地上爬行，想找到大地和上天的分界线在哪里。然而，一堵下临深渊，上抵高山的墙挡住了他们，把天空和大地一截两半。他们“拼命用自己的胸膛去冲撞这堵墙，伤口滴出的鲜血把这堵墙染得通红，但墙却依然静静地耸立着，巍然不动”。于是，人与墙的搏斗开始了，这个“我和另一个麻风病人”没有时间，既无今天，也无昨天和明天，只有黑沉沉的夜，这夜却“把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傲慢地巍然不动的墙以及一小撮颤颤栗栗的可怜人照得通亮”。有的人“把墙视作朋友，紧紧地贴到它身上，把它当作靠山，求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墙却一直是我们的

仇敌。一直是”。在这里，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的不幸，有哭泣、有鲜血、有愤怒、有诅咒、也有欢乐和爱情。然而，“我和另一个麻风病人”与墙的搏斗是无望的，这个“我”只能说：“我们人很多，我们的生活都不堪忍受。就让我们用尸体铺遍大地吧。”他们同其他在墙根下的人一起，每隔一定的时间就用前额撞一次墙；他们感到，自己虽然每隔一秒钟都在渐渐死去，但自己“是永生的，恰如上帝一样”^①。

安德列耶夫笔下的墙象征什么，此不考究。我要指出的是，这个象征故事本身恰好可以视为某一些个人追寻生存真实的写照。对这些人来说，真实应是活的真理，即关涉每一个体的生与死的真理，而非外在于必死生命的为他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关涉生与死的真理何止一二，然而，基督信仰作为关涉到人的本己的、不可转让的生死之真理，却颇为独特，它本身就是由一次独一无二的生死事件显示出来的。对于置身于自然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命定之中的存在者——人来说，接近如此真理的路，是伴随着哭泣、愤怒、悲哀、诅咒和欢乐与爱情的路，是用流血的头撞一切必然性的铁墙的道路。

1938年11月20日清晨，俄罗斯著名哲人、基督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在巴黎的一家医院病逝，结束了他流亡异国18年的漂泊生涯。在这一年里，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 and Jerusalem*）在巴黎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陈述了自己一身与唯理论哲学辨驳的存在神学思想。舍斯托夫以此书名来标明两种截然不同的真理观的差异和对立。

^① 参阅《安德列耶夫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至61页。应当指出，《撞墙》主题首先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的。

作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舍斯托夫与圣经中的先知们和使徒们为伍，同他们站在相同的思想立场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会感到奇怪。哲学、文学批评与先知和使徒们有何相干？后者关注的是死亡和地狱，及其与上帝的关系，前者关注的是逻辑推演、普遍法则、语言结构、再现与表现的形式，难道两者竟有相通之处？的确，作为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舍斯托夫，一生都在破坏哲学和文学批评的传统习惯。

舍斯托夫的学术生涯是从他的处女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家勃兰兑斯》(*Shakespeare and His Critic Brandes*, 1898)开始的，他以后的一系列文学批评著作与这部处女作一样，首要关注的是死亡、地狱、生活中的悲剧性深渊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和究竟何为关怀人之生死的真理的问题。近代以来，哲学家、科学家乃至文学批评家在这些问题上否弃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的立场，将它们判为谎言，并根据科学知识来构造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真理。自启蒙运动以来，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的思想传统与近代哲学、科学思想就活的真理问题发生的争辩，构成了近几百年思想史的基本主题。

舍斯托夫宣称：害怕活的真理是哲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口头上热情捍卫真理的哲人，实际上最害怕活的真理。言下之意，哲学和科学颂扬的恰是生活的谎言，而不是活的真理，它们以论断真理的方式掩盖实存的真实。我们当然不能未加考察就听信舍斯托夫的见解，存在与思想的关系极为复杂，亦是一项困难的学术课题。数百年来，哲学和科学要求理知。

究竟谁在说谎，这一问题暂不审理^①。在这个哲学和科学以知性批判来标志自己进步的时代，不妨考察一下舍斯托夫的存

① 关于信仰言说与谎言问题，笔者将在别处审理，此处暂不深究。

在神学思想究竟说了些什么；对于那些因真理与谎言的混淆而感困惑的人，大概也是一次理知的契机。

二

要认识舍斯托夫的思想，首先得大致了解一下俄罗斯理念。

“俄罗斯理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哲学上阐明的，意指俄罗斯传统思想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素质。这种精神素质由俄罗斯文化诸形态鲜明、突出地体现出来的。正是文化诸形态（哲学、宗教、艺术、生活态度）使这种精神素质具有了确定形式。别尔嘉夫耶对俄罗斯精神的阐述，亦从文化形态入手。

自 19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化形态中显得异常耀眼，在思想领域有独特的设问。尤其在近代文化向现代性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俄罗斯思想独辟蹊径。然而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趋于成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精神运动来临之前，俄罗斯精神早已在俄罗斯大地深深地植下了根。公元 9 世纪，俄国基辅女大公爵奥尔茄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俄国接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东方正教。中世纪末期，君士坦丁堡沦入回教徒之手后，俄国教会便承接东方基督教的衣钵，主动负起保存基督传言的责任，继续与西方基督教路线对抗，坚持希腊教父思想的首要性，反对西方教会偏重理性原则，发展出一种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因此，俄罗斯理念的首要特质是基督虔敬，俄罗斯理念的本质乃是东方基督思想与俄罗斯民族的品性结合的产物：这种理念的基本定向是寻找上帝，趋向于上帝的神秘。俄罗斯理念始终把追寻上帝、拯救、不朽视为永恒的问题。俄罗斯精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反驳了基督宗教必须土生土长，否